

出像僧尼孽海
三止

禁
卷21
138
3止



門 懷 1438 3

僧懷義



明治七年
四月廿二日
陳未

浮屠薛懷義本姓馮氏名小瑩鄂人也陽道偉岸性淫毒佯狂洛陽市露其穢千金公主聞而通之上言小瑩可入侍武后召與私懷義更以淫藥傳其肉具一接至通宵不倦后絕愛之欲掩跡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与太平公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為駟侍雖武承嗣武三思皆尊事惟謹至

中后意
在此

說雖有是托言懷義有巧思後意教使入禁中營造補闕王
求理上言以為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
宗闈為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思
欲在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免宮闈表寢
不出明堂成拜懷義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尋
進拜輔國大將軍鄂國公令與浮屠作大雲經
言神皇革命事頒示天下后雖春秋高善自塗
澤亦不覺其衰也然懷義富貴而驕頗厭入宮

與后交接多蓄子女於白馬寺晝夜宣淫所度
力士為僧者滿千人淫穢靡所不為而略無忌
憚會御醫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于后
懷義心愠之遂密燒天堂及明堂火照城中如
畫后大以為耻乃與太平公主謀使宮人有力
者執縛撲殺之畚車載尸還白馬寺焚之
和尚得了便宜還要作酸豈不速歎

募緣僧

京師人王武功居鞞仰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其便會武功將赴官淮上與婦同坐簾內一外僕頂盒至前日聰大師傳語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謾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看內有肉璽百枚剖其中戲小金牌重一錢以為誤也復剖其他盡然武功作声叱婦曰我疑此禿朝夕

虛空駕
石橋

往來於門，必有故。今果爾，即訴於府。僧無名字，及所居處，已竄逸，不可捕。獨婦坐獄受訊，但涕泣呼天，不能答一辭。武功棄之，單車之任。婦囚繫累月，府尹以矇昧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以食，僧聞而潛歸，密浼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如？且飲矣。我引汝往某寺，為大眾縫紉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意如何。婦勉從其言，既往可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窰。姦污自如，久而稍聽其

几寺
地窰

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婦懷恨以死。

江右一武弁，家道陵替，居城西隅村墅，寥落往來稀少。一女年十七歲，姿色艷麗，迥出人表。武弁至六旬餘，方得一子，如獲珍寶。一日武弁他出，偶有胡僧長幹，偉軀登門募化，自言相面，即知生死。行法即可延年。武弁妻惑之，呼女携子命僧驗之。僧謬曰：小姐天上人也，當貴為后妃。

面上喜氣已動，只在二日內大喜至矣。公子
面有死氣，難過周歲，妻泣下不止。僧曰：夫人不
必憂，打掃高樓一間，待僧誦經禱佛，即可長生。
且以驗小姐之喜。臨僧言之不妄也。其妻忙灑
掃一樓，令僧禮拜。僧出佛像，張燈拜祝。時過午
矣。迨夜，命侍者邀母子禮佛。其妻與女偕往。婢
強負其子以從。方稽首次，僧以手取榻，擄置樓
上，向婢奪去其子，拔出利刀，將婢殺死，叱女裸

體。女悲號祈命，僧聲如乳虎，目眦皆裂，曰：吾歷
遊天下，淫若而婦人，若而處女，不知數矣。何物
女子敢逆吾命？將謂吾亦不利耶？即縛母，搽女
以淫，將刀削去女髮，欲携而遁去。會武弁歸射
殺之，尤傷其子一臂，女媿縊死。

毘林僧

毘林僧事母至孝。家既無兼侍，取置丈室。一日
稱母暴亡，時當暑月，卽治棺收殮，昇致圃僕之
舍。終夕脩營哭泣，將以次早出殯。時有寓客張
某自新安歸，携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
待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為逃去。經廂官
立賞捕緝。其子弟云：寺僧自言徽州人，與壽兒
接談，壽兒每以見僧母為詞省之。意其竊去而

棺材蓋
不到不
口外

詐云母亡耳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原不
僧趁黃昏時候裝着壽兒就水然後呼伴匠分
付焉叩之如所言僧與壽兒至郡庭太守莫伯
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為民壽兒
乞免罪願報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亦為
懇請太守不聽竟撻之錄付牙儈作作輦連坐
者十餘人

鄂縣僧

寧王嘗獵于鄂縣界披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鑰
甚固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
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夥賊中有二人是僧劫
某至此含嚙士可治態橫生玉驚悅之遂載以
後乘時方獲一生熊命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進之且
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鄂縣界

極妙
極巧

飲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
事。惟具一櫃入店中。夜深聞腦膊有聲。店主怪
甚。快人之
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
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寧玉大哥善能處
置此僧也。莫氏善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嚮
女子是熊之柔者。兩僧造化撞得生熊到
死。得急捷。沒床席債。

水雲寺僧

洪熙間。閩中嶺上有一寺曰水雲寺。殿宇軒昂。
禪房幽雅。士民遊觀者。無不賞心悅目。寺內和
尚甚多。皆是貪淫濁惡。髡徒不曉得持律守戒。
這許多和尚。日夜計較。要得良人家婦女自來。
就彼淫媾。省得揷趣。調情。招灾惹禍。乃倡言本
寺有赤脚禿頭仙。顯靈顯聖。凡婦人無子者。沐
浴齋戒三日。賚香詣寺設醮。淨身就殿寢宿。一

入較計
巧果

宵無不恊喜。乃于方丈東邊，整理精室三間，大
柱高礫，盡棟雕梁，中塑赤脚禿頭仙金身一尊，
側立麟兒挂子等像，四壁磚石砌築堅固，止開
大門二扇，餘無一點罅隙，備設數張牙床，錦帳，
綉褥，花裯。若有婦人來求嗣者，自己在內拴閉
丈夫，又封鎖外門，方纔就寢。中夜感得仙來送
子，自然十月滿足，分娩得慶。于是二人傳兩兩
人傳三，人人都說道：水雲寺赤脚禿頭仙靈感。

無比，殊不知和尚將殿中柱頭剗空圓轉，藏躲
在內。待婦人裸體就寢，約至黃昏時分，他便輕
輕推轉柱頭，吹滅案前燈燭，走出來摸到床上，
與婦人雲雨。那婦人在黑暗中，聽得些兒响動
之聲，只說是禿頭仙送子與他，袒身向上，以舌
捧接其子。誰知和尚玉莖雄健，妙藥調傳，將婦
人樓抱起來，一鎗挺入，緩緩抽徹，盡根沒腦。婦
人遍體酥暈，暢美不能言。謂真是禿頭仙與之。

和這
受用
好

交合也。戰久而罷。精溢于蓆。始有所疑。然為藥
氣衝貫。沉寔睡去。斯時也。前來和尚。欵步下牀。
柱內又輪轉出一個和尚來。這和尚等候許久。
聽得那和尚與婦人簸弄顛狂。陽精早已出戶。
莖軟不能如前僧之投入。乃慢慢接近婦身。撫
摩其牝。以待玉莖剛硬。婦人驚醒。不敢聲言。心
中暗喜。若非真仙。如何方終了事。又硬得起來。
急急舉股湊之。其玉莖已直抵至根矣。抽微推

送。愈覺妙甚。至雞鳴後方已。婦人被其騁弄一
夜。身體倦憊。睡至天曙。尚未甦醒。直俟家中人
來。闌去封鎖。方始伸着擡眼。竊喜從來無此佳
趣。今宵得意。豈不懷孕。婦婦皆以為真仙降臨。是以求嗣者源源而來。與無子者。道及禿頭
仙雲雨之事。寺前轎馬不斷。荏苒已及年餘。並
無一人覺察。有蔡知府者。新蒞閩中。聞知此說。

大不肯信。曰：子息有無。皆在于命。豈有齋戒病

寺便可感動仙家送子之理。一日往看此寺果見佛像金光曜日香烟馥郁侵衣公便喚幾個老知尚問之曰汝寺中求子得子真耶假耶和尚曰這是真事豈敢誑言公曰我看此殿此像俱是新塑造的不知當時如何興造起耳和尚曰昔年有一個遊僧睡在大殿夜間夢見這仙人對他說故此闔寺僧人擇日興工不想果有靈驗所以求子者絡繹不絕公笑而不言隨卽

回府心中只是不信次日分付差人去看美貌妓女喚一名來妓女赴臺公叫近案前輕輕分付他去水雲寺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妓女領命隨便更換衣飾前往寺中假說求嗣建醮齋宿未及一更果有一禿頭近牀將妓女樓抱雲雨妓女漸漸暈去驚心甦醒轉來依蔡公之言將胭脂搽其肘腋之下已而連有三禿頭來纏得妓女一夜不眠五更就起不待梳洗而歸將

夜間雲雨等事，細細稟知蔡公，公笑曰：我道決無此理，今果然矣。即時帶一哨軍兵，將水雲寺團團圍定，嚇得許多和尚，魂飛魄散，竟不知禍從何來。軍兵滿寺搜捉，綑綁不留一個。公遂名點過，叫皂隸看腋下，有胭脂的放在一邊，無胭脂的放在一邊，千中四個，果有胭脂塗在腋下。公怒罵曰：你這死禿驢，敢造作神像，污蔑良家婦女罪惡滔天，天豈容汝，分付加刑拷打。這些

和尚只得招認，委是衆僧將求嗣殿中柱頭剝空，旋入與婦人雲雨，假說禿頭仙是實，公乃判曰：看得水雲寺僧，淫欲迷心，貫盈惡極，佯說建醮求嗣，勾引愚民，駕言禿仙送子，騁戲良婦，屋柱雕空計巧，房門封鎖謀奸，轉輪聲果是禿頭來到，玉莖動真如羅漢降臨，白練被緇，掬水終身難澣去，黑宵遭玷，神機沒齒不能言，是以假扮妓女作良家，謬託求兒宿禪院，以胭脂塗其

腋。乘。來。僧。神。酣。興。發。之。時。統。精。壯。搜。其。根。得。衆。
髡。剝。柱。藏。身。之。計。惡。跡。昭。昭。見。在。胭。脂。點。點。可。
憑。粉。其。骨。碎。其。屍。尤。不。足。以。謝。滔。天。之。罪。折。其。
巢。火。其。院。度。幾。可。以。清。大。地。之。塵。判。訖。放。火。將。
水。雲。寺。焚。成。灰。燼。其。衆。和。尚。有。受。刑。不。過。而。死。
俱。拋。擲。于。萬。人。坑。中。其。未。死。者。梟。首。示。衆。

閩寺僧

西具許孚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

山寺素稱靈刹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
守鑰獨宿殿中夜有絳服真人与合遂得娠屢
往屢驗莫窺其詐許公劾而心疑之覓一妓作
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
所自往頭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
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竅殿
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
寺中衆僧長跏迎謁公俱命去其僧帽見一黑

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焚寺而屠僧焉。

嘉興精嚴寺僧

精嚴寺，嘉興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於此，獨宿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于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婦人合，婦人驚問，則曰：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不能免，即瞞其鼻。

僧去，翊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以被韜面，揭而視之，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直為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一個好世界，添出許多雜種。和尚吃了十方齋供，住了十方房屋，只少一個妻小。如今思量做此勾當，可見和尚之狠惡，奈何士紳尤敬重之。

奉先寺僧

京城南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寒食祠事，庖人
夜切肉，或自幕外引手入攫食，大驚者，舉刀研
之，卽疾走，踰垣而去。取火燭視，漉血滿道。驚告
同輩，相率白太官，令章生云：去歲亦以此時爲
物攘祭肉，至密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爲人耶？其
去甚疾，以爲鬼耶？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
襲之，乃盡呼集隸卒，秉燭尋血蹤以行。去寺入

叢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畧有人跡。內一穴極蕪穢，至此絕跡，遂止。記識而反，明日祀畢，竟行窺其實。鋤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俯穿地道，有保而據案者，肌理粗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庵中之肉，臂上傷痕猶濕，初疑鬼，未敢近。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室中列床几衣服，皆破敗，無一堅者。詢其爲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至夜，由地道過其房。

與僧共寢，曉則復來此室，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以離家久，且不識路，無從可歸。旣久，自能穴土而去，遍往此近人家竊食糊口，浸昏昧不省人事。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便到，晝則伏藏，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所言論，廂吏求得其家，云：父母皆在，但失女二十年，定無存理，不欲來。家人強之至，則相視慟哭，與之入寺。時姦僧已歿久，房為人徙居，尚可憶。女

家亦不復質穴云

新市寺僧

寺居就
不是了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為寺居

親舊絕無牢落淒涼踪跡未有定向寺僧忽相

過存問時時餽酒仕宦者極感語次問其姓

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為

人家并
可與和
尚通譜
系

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甚厚一日告仕宦者

曰聞金人且至合眷盍往避他所仕宦者曰某

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

地可圖。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共處可矣。於是欣然從之。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少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為報？僧曰：既為親成，誼當爾也。乃留其妻孥于庵中，僧為酌別。飲大醉，遂行。朔日睡寤，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大湖中，四傍十數里，無居人。舟人語啾啾，過午

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得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人當作書付我，訣別家眷，自為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自引訣。舟人曰：再遲疑，恐官人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悲慟作書畢，自沉于湖。時內翰汪彥章守雲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極厚，舟人以是持僧需索百

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見僧操斧在手、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雖均可也、又仕宦妻請以亡夫誥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行脚僧

萬叅將某者性好施、每齋僧至萬人、積有年矣、屆會期則夫人偕往、忽因倭警戒嚴、叅將公治戎事不暇、惟夫人獨往、點僧至半、則一美貌少年僧焉、蹲踞以手捏夫人足、夫人大怒、慮激變、不敢聲言、歸以告公、公震怒、翌日復自往齋、僧點至半、果見一少年僧、便給之云、夫人勤佛事情、汝作伴、即帶僧歸、僧嚎啕大哭、稱冤不已、

公詰之乃女子也云父為某官歸值一僧行脚
過門窺見室家之好怒藏之富至晚夥衆二十
餘人劫掠罄盡淫污眷屬殺其父而留母女妾
併狂何
亦不受
這等可
服事情婢共七人削髮披緇為僧帶來與衆僧共樂母
不勝辱自刎死妾婢有怨言皆為僧衆相繼手
刃止以某貌美不忍即殺留以供僧衆之淫樂
日夕為所窘辱不勝困憊無由自明每每欲死
思雙言未盡即死無益暫留殘喘以冀報冤故非

見夫人指足以鳴冤耳公不信使老嫗驗之果
婦人也遂部衆往擒則逃散者大半矣公恐其
激變即籍為僧兵以禦倭被倭殺戮無噍類公
以此女嫁之良民云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獨行探親路遇一僧遙尾
其後至向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婦不
從繼以財賄婦又不從乃出刀以脅之婦懼而
從焉淫畢謂婦曰我欲汝兩乳一觀即推婦仆

皇茆中、據坐其體、取利刃割取兩乳頭、藏裏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傍口不能言、茅舉手指胸乳間、又指僧所去跡、兵馬悟其故、亟追之、乃及問其割乳頭之故、蓋以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和牢、然後燒之、則指肉了不痛也、遂伏法。

鄞縣僧絳州僧

太宰某公、鄞縣人、未遇時、嘗寓一僧寺、讀書、公家貧、僧每周以飲食、心頗德之、寓寺久、知僧有密室、人跡罕至、室有小竇、衆僧嘗抵其處、寂不為聲、惟以三指彈之、斯須竇啓、衆乃漸入、入必經宿、厭飫而後返、或餽運食物、必身親其役、不以任人、公窺得之、而弗敢問也、一日、寺僧悉出、赴應公戲、如所彈、見一女童、開竇、內有婦女十

餘輩一見屠、或喜或怒、或驚訝、恐僧知事泄、共相攢執、不之放、俄而僧歸、大恚曰、我以恩義待君、而君立心如此、殆有宿冤、勢不兩存、請自決、公求一醉自盡、僧与之酒、昏醉間、忽見韋駘尊、者以杵授之、驚起、杵果在手、乃給僧曰、我固即死、願出拜三寶、衆僧翼公出、環立左右、公拜畢、卽揮杵掠僧、遇者輒昏仆、公遂馳走、時山門已扃、恐衆僧追及、乃奔入鐘樓、樓下一鐘覆入地、

數寸、鐘有孔、大僅盈股、至是突入焉、僧遍索方知怪其能入、出之不得、擊之不能、謀聚薪以焚、鐘公舉杵奮擊、鐘鏜然、声吼、寺故無鐘、声隣聞而疑、且見火光、引梯起視、得其狀、鼓譟而入、起鐘出、公奔訴於官、寺毀僧滅。

好活絳州陶尚書未第時、嘗肄業某僧舍、一日閑遊、徑步至僧密室、見僧坐、婦于懷、亟回走、僧追及之、曰、君不讀書、而好遊蕩、事既至此、勢不俱生、

乃幽之別室、迫以自盡、陶曰、死則死矣、願得一飽、僧許諾、退具飲食、陶覓室中得一小石、故置卓、令不平、僧捧麵以進、俛首穩卓、陶舉石一擊其首而走、僧茹痛追至殿上、忽風起、香灰眯其目、寺外僧黨在焉、僧大呼不得放、走陶秀才、陶度不得脫、惶惶奔人、鐘樓樓下一鐘、覆地有年、至則忽自起、陶乃入、鐘旋覆下、僧遍索不得、悵快不置、不虞其在鐘內也、頃之陶僕至、僧給已

歸家人徧訪、弗可得、夜夢神指其處、促使出之、比曉往視、鐘怪不之信、夕夢復如初、試集衆起鐘、陶出無恙、時已三日矣、訴之官、僧伏法、寺亦廢。

江安縣僧

江安縣民婦柯氏、與夫角口、私逃回母家、母勸
諭數日、柯氏只得轉身回去、行至半路、遇見兩
個和尚、在傍路來、揖問柯氏曰、娘子何往、柯氏
曰、我回夫家去、你出家人、問我則甚、和尚哄曰、
上宅舊路、本從此去、只是數日前、路途崩陷、行
人都從這邊傍路走、覺得更近、我出家人、以方
便為門、所以通知娘子、柯氏曰、那個聽你這賊

禿即如此收法
口是極口世界

禿說說兩個和尚曰。我好心教你走路。如何罵我俗話說得好。打情罵趣。想是娘子知道和尚有趣。故開口罵也。我寺離此不遠。娘子同去頑耍一日。然後回家未遲。柯氏再要開口時。兩個和尚扶拽其手。飛奔而去。都是山僻小路。行不上二三里。至一小庵。推門而入。過了大殿。轉灣抹角。到一靜室去處。其中已有一個老和尚。同兩個婦人。坐在那裏頑耍。兩個和尚叫曰。師父

一路驗
與虧他
還得住

便三個成。快活過了。我們費了許多心機。又拉得一個來。你且與舊人高坐一坐。待我兩個盡盡興。然後與你見禮。老和尚曰。先有吳山。後有廟。你們也不要獨吃自脣。待我先嘗一嘗滋味。總是這兩個那裏聽他說。把柯氏掣倒在椅子。上鬆了他紐扣。褪了他綉裙。露出他那些紫艷艷高蓬蓬的物件來。兩個就歡喜得。傷儀倒爭先。捉着硬轟轟的肉。具要包進去。柯氏到此地位。

動、又動不得、喊又没人應。只得含羞忍淚、任他
們舞弄、這老和尚看見了、柯氏這般妙物件、也
趕身來要奪頭、陳只見那擎定柯氏的和尚、走
近前、將他推了一跌、老和尚跌得半日爬不爬、
來他兩個恣意輪流、把柯氏弄了一會、那兩個
婦人只睜了眼睛、坐着不動、也不做聲、老和尚
叫婦人曰、騷心肝物、這兩個畜生、便不仁不義、
不顧我師父、你兩個如何也不來扶我一扶、看

看得眼
中火起

兩個婦人、
情况
一般
我跌得好苦、一個曰、只怕跌壞了、小和尚那怕
跌殺你、這老禿驢、一個曰、我們正怪老禿驢要
搶頭刀、三個人正在那里角口、不想柯氏被兩
個弄得、淫水淋漓、痴痴迷迷、半晌、開不得口、事
畢、立起身來、往外面就走、兩個婦人曰、娘子你
往何處去、你來得去不得了、柯氏曰、他兩個興
已盡矣、我醜已出矣、天色晚了、要趕回家去、和
尚曰、我這佛地、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

的那裡有出去的你今日遇了我兩人便談灰
心搭地跟着我們如何就要捨了回去。況且老
爬灰年紀雖然大些其實腰頭頗頗粗硬抽送
頗頗奈煩你也畧試一試總見我師徒們手段
柯氏只得哀懇拜倒在地。這些和尚竟不聽
他忙忙打點酒食出來勸他暢飲兩個婦人又
從傍鬪他笑耍柯氏沒極奈何只得隱忍住在
庵中。原來這老和尚名喚明融兩個小和尚一

笑話
無聊

承臉婦
人

個名真悟一個名真惺這兩個婦人一個是老
和尚拐進來的。一個是真惺拐進來的。連柯氏
湊成了三對。每日每夜捉對兒飲酒捉鬪兒歇
宿。大家快活不在話下。誰知柯氏丈夫來接柯
氏。柯母曰二日前已回去矣。其夫曰何曾回家
兩下爭鬧不決。具告在縣。縣尹拘柯家干証說
柯氏的確回家。夫家干証稱說柯氏委實未回。
縣尹思必路上被人拐去。遂各故寧家。暗暗差

識人四下緝訪、不曾結案、乃柯氏素性柔順、思家
心切、只是一味小心、陪伴三僧、以求放歸、再不
敢一毫崛強、以忤僧意、那明融雙脚爛瘡、臭穢
難近、兩婦俱厭惡他、不肯服侍、惟柯氏煎湯洗
擦、調藥搽敷、略不顧忌、一見沒人在面前、便哀
訴、明融曰、我因夫妻相打、逃往娘家、被拐至此
丈夫、若問娘家討人、必然爭訟、害我不輕、師父
出家人、慈悲方便、況我竭力陪侍眾位師父、已

經多時、望放我回去、勝造七級浮圖、明融憐其
哀懇、一日晚、送出舊路、曰、我放你回家、你切不可
要說在我庵中、漏洩我庵中機密事情、可也、柯
氏拜謝、應諾、到家、一一與其夫說明被拐之事、
其夫曰、我被你家告在縣中、幾乎問罪、今須與
你見官說明、以完訟事、次日到縣、訴出被僧拐
姦情由、縣尹曰、其庵何名、有何記號、柯氏曰、我
不曉何名、但庵中有一魚籃觀音、我每每燒香

觀世音
口感如
此為何
不打一
猶霹靂
家打殺
道充野

祝願保佑歸家、以手捻其足大指、有痕深入、便
是記號、縣尹牢記在心、時因大旱、遂出告示不
拘庵觀寺院大小新舊觀音聖像、俱要送來、候
本縣率衆虔禱求雨、然後大設醮筵、送還本寺
旌賞寺僧、只要各自記號明白、以便認回、不致
混爭啓釁、不數日、觀音聖像雲從霧合、不計其
數、縣尹率衆行香、果然霖雨沾足、乃命僧道啓
建醮筵、各自認領回去、內中果有一魚籃觀音

足大指上、有指甲捻痕、命一公差守住曰、老爺
夜夢觀音放一鯉魚于河、因騰雲下雨、此寺僧
人、另有旌賞、真悟真惺、不知其故、隨差人到縣、
縣尹曰、此觀音是汝寺中塑的乎、悟曰、是也、尹
曰、此觀音真靈、前夜夢他行雨、果是有雨、昨夜
又夢見來說、汝庵中有三個婦人、淫穢濁惡、不
願歸去、今日果有人告汝強拐婦人、汝今有何
理說、真悟真惺、硬不招認、尹令柯氏來証、乃服

罪隨令人往搜其庵，拿出兩個婦人，各令親人領去。其老僧賄差逃躲，尹再問柯氏，庵中再有何人。柯氏念老僧放己之恩，答以無矣。尹判曰：審得真悟真惺，佛口蛇心，性人面獸，不遵佛戒，恣顛狂，敢托春情，污法界，偶逢傾國，毒眼高張。一覩多嬌，神魂頓喪，熬不住慾心似火，遂行挾去之謀。當不得色膽如天，暗起拐來之念，空門戀色，恬然不畏三光，淨室弄搯，頃刻便忘五戒。

衲衣今作合歡被，應難報道好姻緣。鮫綃舊是紫蒲團，可不羞殺騷和尚。笙簧洞府既非阮肇佳期，雲雨陽臺怎比襄王情況。不守禪規居梵宇，難辭絞罪入刑場。判訖，將真悟真惺各責四十，監固待決。

六驢十二佛

萬曆己丑冬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
如^口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鷄
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問其故劉述前夢且曰
今人罵僧為禿驢意者僧作奸乎且乘小輿出
西門果遇六僧令隸拘之僧稱從來不入城市
且無罪奈何拘我劉給之曰飯爾耳爾弗辭及
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乃女子也吾父

青州貢生、兩兄亦是秀才。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素佞佛，因留之齋，且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延至晚，曰：村中無庵觀，敢求長者家借宿一宵。父不得已，令暫宿于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數輩，悉皆殺死。只五歲侄避牀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披緇，挾之而出。晝夜輪焉，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冤，無由申雪耳。每白日置我於僻

處，二僧監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以至今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五僧不待加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州，按實得報，即寘典刑。女號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而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矣。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曰：明日有十二佛來見

汝可善待之、能為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
明、果有十二僧來見、張甚喜、即語以夢、留款甚
厚、次日請作醮、以度其祀、先問之曰、舟中更有
何人、請來同齋、僧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
去請也、張察令其子至、舟相請、二行童曰、我非
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為某官、考滿還鄉、遇
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
童、帶來至此、煩大官人察以此情、訴達大人、為

延慶寺僧

江南一女名柳含春、年十六、患痘、父禱于延慶
寺、既愈、女躬往酬之、寺僧作回回偈、梵語誦於
佛前、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
永意味高黃鸝飛上加難禁、留与待春深、女慧悉記之、歸
以語父、父怒、訴於方谷珍、谷珍令以竹籥龍僧
投之急流中、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江
南竹、巧匠作為籠、留与僧儂、盛法體、碧波深處

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泣訴曰。死則死矣。再容
一言。谷珍曰。何說。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
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
珍笑而宥之。

姚莊寺僧

嘉興縣白大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
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人
役。有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

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
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
勾惹。道人衣。勝看見。亟命去之。已盛傳矣。

相國寺僧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媚為妻。每醉自
點其胸曰。二四阿羅。烟粉糝。迦。又沒髭鬚浪子
有房。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耀後。忽一少年踵
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凌晨但見院

這個和
尚。夾
不可及

牌用紙漫書曰勅建雙飛之寺

李煜遇僧

媼此和
尚方是
高僧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為不速
之客僧酒令謳歌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醜
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於壁曰淺斟低唱
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王傳持風流教法久之
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

王和尚

李煜真
有醜藉

好個光
頭子

武陵民張氏嫁女招隣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
鄭妻素與王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鄭妻偶
墮筋于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張
妻曰別無好事只是一個光頭子一坐譁然



